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七

禮儀三

請　勑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夏言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之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慚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親逢聖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　陛下特降勑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太宗之主於廟而以句龍氏配社后土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

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儒淺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洋洋聖謨垂憲萬世伏見我 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為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

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折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正其所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況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北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即圜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為耳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辯茲未敢縷陳也臣承之諫諍職在論思躬際

冒辰複事 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
分仰惟 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
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宜恢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
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實有在於今日臣
又聞聖人舉事貴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
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
然矣伏乞 陛下特發渙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
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
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
元始永明間姦邪黷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
陛下大有爲之志以復我 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

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
匡衡等宋儒劉安世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
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恊一然後付之禮官
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
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　陛下躬率羣臣請於
皇天后地告於　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
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
天眷祐百神俱依綿福祚於萬年螽子孫於千億中
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臣無任戰兢隕
越謹昧萬萬死以聞

申議天地分祭疏　　　　　　　　　　　　夏言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幷
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
疏已畧開陳奉有　俞旨令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
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
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
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揉人懷異見殊爲可訝
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
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
之遺訓稽　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
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
對而後辯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

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盖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議及於此盖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

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
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証之以為郊
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
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盖終篇無
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
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
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
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
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
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
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

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
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
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
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
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
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
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
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
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
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
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

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局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

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

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强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

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
言而往往以　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
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
不知存心録固　太祖之著典為可尊也且皆　太
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
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
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
請而改之況　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
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　祖初制

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訏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跡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謂天子者

豈盡尊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
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
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
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
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
此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 祖宗之大
法故韜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
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
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
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
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為奸作弊以欺

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
乃古先哲王令典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
典章律亦有毁　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
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
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為紊亂朝政恐非律意
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凡國家律
令衆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
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决事情末一欵若官
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為更改變亂成法者
斬此所謂成法者即　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
聞以禮樂制度為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禄人受枉法

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拏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爲真犯也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　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將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　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

豈惟臣下雖我　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　祖宗典憲亦豈敢輙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

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謚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皆之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為 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 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

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敝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

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内治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詳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為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僞為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黄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横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　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　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　皇上

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蹟亂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　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　聖主邪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　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

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　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韜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為不必盡信則不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主張議禮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況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

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　明問旬日之間即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　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已私仰體　聖心深求古義以奉　明詔所

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 太
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録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
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
以之饗帝則脗合周禮然 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
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
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
為我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
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
以為獻如蒙再下臣章 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
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

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　皇
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　太祖之始制使天
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
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　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
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申議郊祀　二祖並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
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
郊自東漢以来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
人釐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
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

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
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
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
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
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
然而　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
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
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
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
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庸君世主膠於淺陋疑
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

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

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
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
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
夫賛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
至當李承勛亦賛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
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
奏云何然竊聞上今九日矣不奉　明旨連日外間傳
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
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
喙矣及久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
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

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
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
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
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
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
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
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
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
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
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

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
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
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
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
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
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
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
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
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
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
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

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
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
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
宇掃獨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
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
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袝並席尊卑不協於
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
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
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
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為問嘗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
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

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

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
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
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
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
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
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
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
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 陛下
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為臨御十年
于茲敬 天法 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於

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盖所謂無間然矣邇者
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
祀為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為是矣　二祖
分配之禮　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
無不以為是也乃内閣輔臣則又疑以為非而爭之
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　陛下不得以宣
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
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閭閻父老願
少須臾無死以觀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　睿
斷殊切憂疑恐　陛下萬一惑於異說斯禮稍有乖
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

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陛下以大孝之心上承　太祖　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贊陛下之決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敢為　陛下建此議非　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采擇伏乞斷自　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巳降勑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

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
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将含笑於九原之下臣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
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
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
之左外為都宮内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

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恨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　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

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厨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　神謨　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峻德憲天聖學稽古　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　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　御劄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　明旨

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肴一得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為者即今　太廟南邊牆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為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

禮況古今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巳極弘
壯而　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
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
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
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
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
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
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
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
約儉宜摹倣而為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
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
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況臣等恭覩　世廟之
制蓋損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　羣廟其規
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
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父也　二廟規
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
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為百
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
欲擬諸　世廟森然並建　七廟於　太廟之南豈

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 寢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
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
臣等所未敢輕議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
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
欲一日之間徧歷 羣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
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苶然疲疲非獨筋力
有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
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
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
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
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

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 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

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强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

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也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

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

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来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　太祖
太宗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
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
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為
列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
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
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
議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為　太廟之　始祖又為
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儀雖古

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恭聞
陛下有諭輔臣御劄云　祀典宜正　廟制難更大
哉　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
同為一室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
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廷之制每廟設一於
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　太祖居中盡北　太
宗而下　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
廟之制則　太祖　列聖各得以專其美足以申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為
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
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祫祭一室甚或無地以

容兜狙者事體大有不侔　陛下博覽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

重　陵寢以培　國脈請　聖斷以息羣議疏

夏言

近該光禄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　顯陵迎請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葬　天壽山以全　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罷閑光禄寺録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據緣事監生詹啓溫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和相踵具

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僞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奉行前尚書席書固已備論於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　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　皇陵　太宗不曾遷　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予勳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　陵之議意者本出於　聖母

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
不敢率輕議者非謂才識譾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
有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
所詭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　國事顧一
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　先帝衣冠之
藏歷歲已久　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覩
陛下光臨　大寶十年于茲百禄駢臻即已然之福
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　神靈已安比者屢頒
聖制封其山為　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
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
以關係　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

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
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爲詞自不能不感動 陛下之
哀衷上廑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 欽依重命本
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又奉 旨一
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 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
惟祗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葬
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祔 梓宮重易
衾服禮必 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
不預思也議者至謂 陛下震位久虛以爲咎在
顯陵固未必然又謂 陛下龍飛江漢以爲福緣
顯陵亦未必然蓋 上天篤生 聖人爲中興太平

之主必能生　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者乃若　先皇帝玄宮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　聖明留神加察　淵謀獨斷上同　聖母早夜籌慮自有以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群議之所搖惑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為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菆地

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十字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塟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塟又未知 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為他說也 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 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輙難議擬如蒙 聖明採擇臣愚伏乞英斷特嚴會議亟賜停寢實為 宗社無疆之慶仍乞 重降嚴旨禁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 園陵重事傷 國家大體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晃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宷等題爲廟建禮儀事奉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代攝行事悉照先朝儀節出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俱准舊行具儀来看欽此又該禮部題廟建禮儀事奉聖旨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臣濫厠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敢昧死上陳臣聞

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于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巳而後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己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来每祭皆于　景神殿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

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
妥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
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
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
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覩　聖天子
穆穆之容至止　廟庭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
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
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

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于常祭萬有不同
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
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
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
有在於 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不顯之
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矣 臣愚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皐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
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

在則　大祀郊成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
正月十二日大祀　天地次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誠懼災
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爲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
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
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
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
乖隔災變頻仍而可追覩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
維新敬　天事神靈貺響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
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

國卹令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眚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自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

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蔭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祀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去帑銀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 簡命爾况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 天靈之

既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勑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
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胥介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
之盛矣

議舉典禮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　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
欲披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
懷憂芹曝思獻久矣初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
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進瑣言
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

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學幸
際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　上聞儻蒙　采
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一曰議　宗廟之禮
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
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隆於
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壓於　祖也　先帝
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並萬世不
遷蓋以　成祖戡定内難再造洪業故倣周文武世
室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

德肇慶誠優入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
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
與　祖宗諸帝竝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
嘗北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進饗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竝舉之不以為瀆者豈非孝思之極有
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儼不便於饗彼
則必樂乎饗於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
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
逆祀彼固諸侯均之君魯一國者但先後少紊猶為

尊禮況　獻皇生爲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
偃然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
靳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性
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
義可爲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
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
世不刊之典魯制過禮貽譏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
宗廼　今日所當更議也先年　世廟生芝之事誠奇
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
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產此
奇莖以示吉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當在此

不在彼耶伏覩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
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
天之靈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
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壓於　祖宗終不免有祧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遠然禮專且尊實為萬世不
改之祀但事體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勑下多官博采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為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

曰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朝親政汲汲皇皇無敢暇豫者豈好爲是勞苦哉
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
理非勤政無以周其應臣切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
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蹈
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
斷斷乎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舊制經筵有禮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大臣奏事面相
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覩　聖顔和粹齋莊剛毅莫

不慶幸以爲　陛下必繩　祖武克勤厲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當欲盡禮節哀勉襄大事保和息慮調護　聖躬爲急非敢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不日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朝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爲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勑下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儀注或删去虚文或增補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朝也務有訂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

當　聖意遂興輕猷之心庶乎　盛典不爲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以成德業　臣惟人主必
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
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盛
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欣慶以爲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飭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思效寸
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
矢報之心許國誠矣然榮之以恩尤貴親之以禮感
恩於言猶貴酧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踈

爵秩優崇而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
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
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亮功之謂也不惟失臣民望
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
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之始　召杜斅等置
諸左右更番直替四時爕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内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
爲篤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無睽離
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如議處家事之眞切無干
撓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蓍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　召
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
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
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易於齊明以心存於
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於照臨也况公卿
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
無所容雖欲放逹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繁華何

物不具巧佞便辟何人不窺或以宴飲歡或以聲容呈或以游戲導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人主獨可一一禁忌屏絶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皇致慎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嚬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

預備太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一陛
下雖天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
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慾於未萌使
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
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掌服御而知飲膳典
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
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
要寵以瀆　聖修焉庶幾　燕閒之際非辟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澈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
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伏乞　聖裁

重大典疏　王好問

隆慶二年正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孟春
享 太廟遣公希忠代行又該禮部具疏上 請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待罪言責因事納忠固義
無可逃者也謹以遣祀之禮於義有悖者爲我 皇
上陳之夫 國家之大事在祀而 帝王之出治以
孝堯舜之道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究其所存不過
曰孝焉何也葢人主責天下以忠則宜先天下以孝
而孝思之大又孰有過於 大祀之承者乎 陛下
奉天長人自履位以來振持紀綱躬親 郊廟而納
諫用賢恒若不及天下喁喁然稱仁孝矣即今時享
禮爲祀典之首其在 九廟之神將必篤 孝孫之

慶而爲介福之報　先帝之靈亦將鑒　孝子之虔
而有申錫之休意氣之流通真精之感孚固有合一
而不可解者矣　陛下以一誠之孚顒顒以臨之
祖宗以一氣之親洋洋而假之嘉禮之大以成純孝
之美斯章矣今以爵命之臣儼然承祀行　天子禮
而　陛下深居　九重燕然自逸非獨中外臣工一
時失望臣恐　宸衷之微容有所未安也記曰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夫以　天子之禮無故而以臣
下代之是主祀者爲非類矣以是而望神之假也豈
不難哉昔武王率諸侯以祀文王其詩曰有來雝雝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盖言萃天下之孝以

為一人之孝也今　陛下凝命之始正萬國會同之期自方岳以至侯伯肅雝而至者畢集也孰不欲觀薦獻之禮而執奉璋之事乎　陛下於此率百辟而臨大祀是其孝即武王之孝也所以慰人心篤先祜者不外是矣使因前　旨偶出而憚於改圖臣知無以答天下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乎或謂遣祀之禮　先帝嘗行之是蓋倦勤之年而非　聖心之所願也故　遺詔尋悔焉　陛下志存善述則　先帝之情當仰體之也而顧可以為效耶臣聞之經曰后從諫則聖又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故明主不畏逆耳之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臣等自　先朝育

養以至今日所以自奮而圖報者惟此身也〻陛下
聖明之主而有燕安之心臣等碎首闕廷此其時也
伏望 俯從衆志收回前旨時享大典仍傳 命親
臨則 大祀有主大義不悖 聖孝益隆而天下可
法矣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隕越待罪之至